

凤凰文艺丛书

对 面 的 风 景



刘碧峰
著

珠海出版社

对 面 的 风 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刘碧峰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面的风景/刘碧峰著. —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 5
(凤凰文艺丛书/刘书平主编)

ISBN 978-7-80689-919-9

I. 对… II. 刘… III. 小说集—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015 号

凤凰文艺丛书·对面的风景

主 编:刘书平

责任编辑:冯建华

装帧设计:刘 敏

出 版: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三层

电 话:(0756)2639337 邮政编码:519001

印 刷:湖北省襄樊市鑫昀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www.zhcbbs.net

E-mail:zhcbbs@zhcbbs.net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8.25 字数:2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919-9

定 价:258.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战场上没有忏悔	1
英雄变奏曲	33
刑事	62
特藏室的魔影	88
一箭双雕	118
兄弟	151
台故事	158
保姆和她的主人	171
对面的风景	184
尽在不言中	198
除却天边月	213
绿园	225
三跳“农门”	232
女科长的恋爱轶闻	238
老将军的眼泪	242
老华侨的眼泪	245
老书记的眼泪	248
后记	251

战场上没有忏悔

夜，很深很浓，像一幅巨大的帷幔，笼罩着这片森林。

在森林深处的一株老榆树下，青草、地蔓和枯叶上浸满鲜血，被两个浑身血污的中国军人践踏、碾平。他们相互依偎，靠在榕树的气根上，尽管神态疲乏，但仍不失英武的军人气概。副连长南天星双眼紧闭，棱角分明的清癯方脸上，围着一圈寸余宽的络腮胡，宽阔的胸脯深一下浅一下地起伏；右腿蜷屈着立在怀中，左腿直直地撑在草地上，小腿肚上裹着厚厚的纱布，使整条腿变得粗而僵硬。紧挨着他的，是班长项威。他的身架和脸型都与副连长酷似，只是被血污和乱泥覆盖的脸上没有络腮胡，比副连长年轻健壮。他一只手从南天星的后背支撑着他虚弱的身体，另一只手挥舞着芭蕉叶，扑打嗡嗡袭来的蚊虫。两支小巧锃亮的折叠式冲锋枪，像两条温驯的小狗，静静地躺在主人怀里。四周一片寂静，两人一重一轻的呼吸声显得特别清晰。

不知过了多久，一只夜莺划破宁静的夜空，高声鸣唱着从他们头上掠过。项威从迷糊中睁开眼睛，树梢上，小鸟儿开始骚动。天，快亮了。

南天星睁开沉重的眼皮，环顾四周。黎明前的黑暗，使他什么也看不见。很远方传来的几声沉闷的炮响，表示这场边境局部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一股湿漉漉的腐叶味、两人身上的血腥

味、汗臭味和硝烟味混合着，强烈地刺激他的神经末梢，陡然间，潜藏在他体内的生命活力重新复苏。他试图离开树根和项威的臂膀，刚一动身子，左腿一阵剌心般疼痛，虚汗从额头溢出，他无力地闭上眼，靠回树根上。

望着副连长痛苦的脸色，项威心里波动起来，他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光，凝视着副连长毛糊糊的脸膛。

这是一张令人畏惧的脸，那双犀利、敏锐的眼睛即使闭着，也有一种咄咄逼人的威势，使人联想到这森林中的鸟王——鹞鹰。极少的时候，他的嘴角也会露出一丝微笑，但迅疾消失，让你琢磨不透里边的深意。

他们是昨天傍晚进入这片老林的。

在距离国境不远的越境内，有一座从深谷拔地而起的石峰，它的上半部向北倾斜，顶部更是向前凸出，远远望去，像一尊打坐在地平线上的怪兽，狰狞可恶。在它的腰部，不断喷出几条交叉的火焰，把我方的一块低洼地带织成“死亡线”，使唯一通往前沿阵地的路充满威胁。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我方的炮火对这个射击死角无可奈何。

四天前，侦察连副连长南天星接受了炸毁这几个火力点的任务。他带领一个班悄悄地潜伏到石峰下，经过三天的抵近侦察，终于弄清了让这个让指挥部恼火、指战员们痛恨的石峰的真面目。在山腰上，有三个天然溶洞，狡猾的敌人利用这天然工事作掩护，用小炮、高射机枪把我方的那条低洼地带严密地封锁起来。南天星一行十一人，分成三个战斗小组，让两名战士担任警戒，防止越方从后面上来，其余三人一组，拎着集束手榴弹，当我方炮弹在峰顶强烈爆炸时，三组同时将手榴弹送进了溶洞，干净利索地拔掉了这三颗毒牙。在撤退的路上，和一股越军遭遇，南天星用枪逼着排长带领战士们回国，他和项威断后，再后来，项威架着腿部受贯穿伤的南天星钻进了这片亚热带丛林。

东方现出了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项威已经能清楚地扫视这片陌生而又熟悉的森林了。在他的前方，一棵大青树拦腰折断，一头枕着树桩，一头卡在另一棵青树的枝杈上，粗大的树干已经腐烂，千疮百孔之中，竟又生出好些碗口粗的小青树，这些小青树的根须穿过腐烂的大树干，直溜溜地垂下，最后，钻进松软的地面。从地上伸起的藤蔓攀着树根往上爬。这样纵横交错，颇像一张密匝的网，项威感觉到，这张网始终跟着他们，他甚至想抽出砍刀去劈开这张让人心情沉重的网。不一会，晨光被浮起的雾障遮没了，网的轮廓也变得模糊。雾越来越厚，卷着浓浓的湿气向他们扑来，项威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搂紧南天星，他感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动。他的双眼仍然紧闭着，脸部肌肉不时地抽动，嘴角还浮现出一丝淡淡的微笑。是做梦？还是伤痛折磨过度的条件反射？项威的思绪恍惚起来……”也是这样倚在自己肩头，也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微笑着，那是一个姑娘，是一年前的事了。

直快列车由西向东，在郑州折入京广线，车厢在巨大的折转中大幅度地摆动，项威被摇醒了。他感到右肩上沉沉的，同时有一股温馨的气息直扑鼻翼，他觉得头皮一阵发麻。黎露倚在他的肩头酣睡，其态可掬，项威心里紧张了，他紧张地望望四周，慌忙挪开身子，黎露略睁睡眼，头靠在椅背上，可过不多久，她的头又在摇晃中滑向他的肩头。瀑布似的黑发垂落在他肩下，微风吹过，拂在他脸上，痒酥酥的，他再也睡不着。

他是到军区参加新闻培训班学习，上车时，发现副连长送他的女友也来了。他不明白，千里迢迢赶来，干嘛只住一晚就走。前天，他听指导员在连务会上宣布，近来训练紧张，干部战士家属要暂缓来队探亲。既然来了，也不能马上就赶人家走呀。太不近人情。

他看见黎露上车时脸色阴沉，长长的睫毛扣住大眼睛，根本

不看南天星一眼，南天星默默地看着黎露上车，直到列车驶出好远了，他才离开。

一路上，黎露都是无声地坐在项威旁边。几次，项威想和她说点什么，尽管南天星顶讨厌自己，但此时他仍然觉得很有必要替南天星解释一下。可黎露那张极好看的脸明显地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又惶惑了。

夜深人静，黎露在颠簸中入睡，微笑从嘴角溢出，飘上细细的眉梢，项威发现，黎露竟是那样美丽。他心里狂跳起来，随即又感到脸颊发热，为自己面对顶头上司的女友想入非非而愧悔。

一声树枝断裂的脆响使他从回忆中猛醒，项威抓起冲锋枪，向响声传来的方向爬去。

二

南天星醒了，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雾渐渐散去，森林也不像刚才那样在眼前旋转摇晃了。腿伤显得更敏感了，伤口不停地抽搐，像有人用尖刀在慢慢剔着。他环顾四周，全是树，不见人影。人呢？

“小耗子……”南天星狂暴地喊着。

森林中发出空旷的回声。

“项威……”

微风低吟，树梢上的小鸟惊愕地飞起。项威回过头，向他爬来。刚才的断枝声是一只小猕猴的恶作剧。

南天星颓然地靠在树根上喘着气，两声呼叫唤回了他的全部记忆。见项威过来，他才想起，“小耗子”已经在那场遭遇战中倒下了。

炸掉火力点，南天星和战友们迅速撤离，他们来到山坡上，这里已是一片碎石和焦土。我方的炮火已经停止，四周是那样幽

静，静得令人心里发麻。南天星很快意识到：我们的炮火在他们没有完全撤离现场时不应该停止。这种寂静不利于他们转移。

他们向山下移动。临近山脚了，树林渐密起来，繁茂的藤萝在树丛中织网，把上山的路织得密不透风。南天星警惕起来，走在他前面的“小耗子”兵向他举起手臂，食指和中指叉开伸着举过头顶。这是有情况的示意。他侧耳一听，果然有悉悉萃萃的声音从下面传来。这一带整天炮声隆隆，野兽飞禽早吓得钻进远处的老林。他一摆头；战士们唰地隐进了路边的草丛。声音渐渐大了，南天星从树根下望到了一双上山的脚。他悄悄地从腰间拔出匕首。

啊，女人，年轻的少女。手握一把小弯镰，背后的背篓空空的。打柴的？不，打柴不需要跑这么远。采药女？那神态根本不像一个土著的农家少女。是女兵？越军部分连队配有女兵，做些后勤，通讯和护理工作。管她是什么人，先扣住。南天星向愣眼盯着自己的“小耗子”兵翘翘下巴，“小耗子”端枪一跃而起，拦住姑娘的去路。少女被突然出现的中国军人吓了一跳，往后退了两步，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少女放下镰刀，解下背篓，微笑着看着“小耗子”。“小耗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假如站在眼前的是一个男人，他会无所顾忌地挑动枪口，示意对方解开衣服，接受搜查。可现在是一名异国少女，怎么搜呢？他犹豫着。

少女似乎知道这个中国军人的意思，举起手原地转了一圈，仍然是含笑望着“小耗子”，手缓缓地解动腰间的布带。在“小耗子”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碰时，她眸子里那要种妩媚动人的光泽即刻消失，成了一股残忍、浪荡的眼神，她“哗”地将两襟撩开，让整个前身暴露无余。“小耗子”的眼里出现一堵白色的墙，两个高耸的乳房颤悠悠地搅动他的神经中枢，使他头昏目眩，他闭上了眼睛。也就是在他闭眼不忍看的霎那间，少女的腰间喷出

一串火焰，“小耗子”猛地跳动几下。几乎在少女枪响的同时，南天星勾下了扳机，少女艰难地扭动着，和“小耗子”一起倒下。

少女躺在“小耗子”身旁，眼睛微眯着，脸上仍残留着狡诈阴险的微笑，南天星飞起一脚，把她踢下山坡。“小耗子”痛苦地睁着眼，望着副连长，豆大的眼泪溢出眼角，慢慢地，那痛苦的神色凝固了，眼里失去了天真的光斑。南天星悲愤地为他拂下眼皮。

山坡下的林中一阵骚动，南天星命令围过来的战士们：“散开，准备战斗！”

遭遇战打得很激烈。南天星和战友们凭借密林的掩护，且战且退。和排长分开不久，一串子弹击中小腿，身体失去平衡，栽倒在地，当项威赶来包扎时，他已半昏迷。

几滴露珠从榕树叶上落下，砸在南天星脸上，水珠在脸上滚动流进了他干涸的嘴唇，他不禁眼眶发热，“小耗子”临死时眼角溢出的泪珠，和满含委屈的苍白面容更加清晰可见。

这个身材矮小，年仅十七岁的“耗子兵”啊！

从新兵连分到侦察连的第三天，就有了这个浑名。他叫陈浩子，矮矮的个儿，脸庞瘦小黝黑，两只小小的眼总是贼亮贼亮地转个不停，透出朴实的机灵，老兵新兵都无恶意地喊他“小耗子”，南天星从口音中知道他和自己是老乡。

连队开赴战区。这次战斗任务，一个班足够，连队得在百十号兵中十里挑一。“小耗子”没有条件参加。等那些高出自己一头的战友从连部出来后，他才钻进帐篷。小眼亮晶晶地盯着连长说：“连长，我要去。”矮胖黑粗的连长盘坐在行军床上，不紧不慢地点燃香烟，悠悠地吸了一口，把一团烟雾喷在他脸上，笑了。“哎呀，人已经配齐了。”连长说。

“不，我一定要去！”

“下次吧。在这地方想搂着大姑娘亲嘴没门，想抱枪打仗，机会有的。”连长拍着他的头，“回去睡吧！啊？”

“小耗子”急了，双手抓住连长放在他头上的手腕，腾地转身，一个漂亮的大背，连长猝不及防，从“小耗子”肩头翻过，摔了个仰八叉。

“怎么样，我照样可以和越南兵格斗。”“小耗子”得意地瞧着缓缓从地上爬起来的连长。

连长并不生气，依然笑着摇动被扭疼的手腕：“你小子倒是挺勇敢的。可惜呀！你能不能再长高点长胖点。如果我着地时踹你一脚，你准会躺在帐篷外面叫娘。回去吧，你还要发育！”

这下捅到“小耗子”的痛处，他默默地走出帐篷，回到班里，躺在铺上呜呜地哭起来。

他仍不死心，连夜找到副连长。

“副连长，咱俩是老乡，就让我跟你去吧！”

南天星不屑一顾地看了他一眼。

“副连长，我来前线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来过一次真的，多窝囊，这次你就照顾一回吧！我绝不给你丢脸，刚才，我把连长都摔倒了。”说着音调都变了。

望着这个小战士，南天星无话可说，过了许久，他终于点了点头。

连队其它干部都同意南天星的意见，唯有连长不赞成：“他身体素质太差，也没经验，而且，他是孤儿。”

南天星反驳：“拿破仑也只有他那么高，而且天生一只手臂长，一只手臂短。不能因为他体质差就排除他参战的权力。我也是孤儿，孤儿就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祖国？”

连长无言以对，闷闷地抽着烟。

这是自己当初说的话吗？连长的意见有什么值得指责呢？是因为和连长有矛盾，借机发泄对他的不满。此刻，南天星为那段

记忆犹新的话感到痛心。

现在，“小耗子”牺牲了。他将永远长眠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十七岁。带着十七岁的憧憬、十七岁的遗憾，没有一句壮语，也没有一声怨言，平平常常地去了。或许，连一个三等功也评不上。

“小耗子”呀，全怪我！是我毁了你的青春，我不该答应你的请求！南天星痛苦地追忆着。他记起一次会上老政委的话：“干部是军人之父母，父母亲把儿子交给我们，到时，我们要把活生生的儿子还给他们，每牺牲的一个战士，都是我们对父母亲的犯罪。”我怎么向连长交代呢？又怎么对得起“小耗子”的亲人啊？南天星垂下头，狠狠地砸了树根一拳。

三

项威借着晨曦，寻找走出森林的路。可树林太密，视线总是被挡住。昨天傍晚进来的路依稀可辨。但那条路上越军说不定正守在森林边缘的路口正等着他们返回哩！

“走吧！南天星拄着冲锋枪站着，“多呆一会就多一分危险。”

项威走过来扶住他，一手托住他的腰，一手抓住他的一只手搭在自己肩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这一带浓密的老林，哪里有路？漫无边际冲天而起的热带树木间，是盘根错节的藤蔓、荆棘织成的天然屏障。昨天夜里，他们凭着一股求生的本能钻进森林，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不知怎么走进森林这么深。而天一亮，这些拦路虎仿佛突然从枯枝腐叶中冒出来一样，恶狠狠地拦住去路，给两个走向祖国的军人凭添了许多困难。

项威身上开始冒出热汗，嘴里不断有咸涩的汗水流进。南天星走得很吃力，每迈出一大步，都要发出一阵粗重的喘息，经常被

横在败叶上的藤根绊倒，项威被扭动着，在南天星绊倒的时候，他拼命挺住，拉起南天星，他们每走几步都要停住，靠在大树上休息片刻，待南天星的喘息稍稍平和一点后继续前进。南天星低低地呻吟着随项威迈动脚步，并不说话，两眼冷冷地盯着前方。

对于南天星的无言和冰冷眼神，项威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早已习惯。他不知多少次反感过南天星这种样子。第一次领教这位上司的厉害，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晚点名上。

那天，他等一个从厕所出来的战士，全班起步稍迟，最后到集合地点。就在他下达立定的口令后，有一个战士没有合上全班的节奏。

“带回去，向后……转，跑步……走！”南天星绷着脸，冰冷的目光瞪着，替项威下达口令。

这位刚从军校毕业的副连长，给项威的第一印象是威严而骄横。那时，他刚当上班长。

最初印象，对以后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接着，第二次，第三次，南天星连连揪住项威的毛病不放。把他以往的一丁点自命不凡的得意劲全揪跑了。后来，他从文书那打听到南天星竟和他同一个小城，他越发不明白南天星为何总这样跟他过不去。他曾多次想找南天星谈谈，但南天星明显地拒之门外的脸色使他却步，于是厌恶与畏惧同生。即使到了前线，他仍对南天星敬而远之。

第一次接受战斗任务，是由南天星带一个班到一个山头上开设观察所，到那座山头要经过一段被越军火力封锁的沼泽地，沼泽地上的沙袋，已被敌人的炮火炸得七零八落，到处是没人深的水坑。通过沼泽地时，胆量、智慧和军事技能要溶于一体。

全连站在芭蕉树和棕榈树下，由南天星挑选。项威心里很激动，他早就渴望着这样的机会。可在连队九个班长中，他是最不逗南天星喜欢的，能入选吗？项威近乎有点失望。

“项威，出列！”真没想到，南天星首先点的竟是他。

越过沼泽地时，项威冲在最前面，子弹雨点般在他周围嗖嗖飞过，他却丝毫未损。在返回途中，他从南天星的回眸中，看到了一丝莫名其妙的笑意。事后，项威老是琢磨那莫明其妙的一笑和首当其冲点自己的名。难道他已经了解我和黎露的小秘密，借战争之机进行无声的报复？要知道，在枪林弹雨中，一个指挥员要置部属于死地，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南天星会是这种人？项威久久地在心中肯定又否定，否定又肯定。在南下的列车上，以及后来许多时候，自己不也曾希望南天星有可能一直不复返么？尽管希望过后也诅咒自己卑鄙。

前面出现一片密密的毛竹林，细长细长的毛竹，一棵紧挨一棵，竹节周围长着一圈锋利的毛刺，毛竹之间，穿过一个人都困难。现在，他们两人并排着。项威搂着南天星腰部的手臂往怀里束了束，示意他靠紧一点，可南天星身上扎着的装具鼓鼓囊囊的，顶住项威的腰，无法靠近。突然，一个念头跃上项威脑际，何不就此试探一下他呢？他站住。等南天星喘息平静了，说道：“副连长，把你的装具解下吧。用不着的扔掉，其它的我替你背着。”

“算了，我自己背，这样已经够你受了。”南天星平静地说。

“竹林太密，东西背多了无法穿过去，有些东西已经失去意义了。”说着，项威要动手帮他解。

南天星稍稍犹豫：“好吧。”摘下冲锋枪丢在地上，把已经没有多大用处的东西解开。项威拣起枪挂在自己肩上，南天星没有任何反应。项威惶惑了，压在肩头的重量倒没什么，而心理上的负荷陡地增大，南天星对他没存一点芥蒂，自己却处处怀疑他心怀叵测。望着南天星惨白的脸，内心深处的那股愧疚之情泉涌般往上冒，向他忏悔吧？只有这样，心灵的枷锁才会自动打开，然而，他能宽恕我吗？

太阳已经当顶，无数条灼热的金线射下来，地上的腐叶开始冒出臭烘烘的热气，森林里的空间好像狭小起来，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热浪。两人身上流出的热汗一会就被烤干，迷彩服成了花一块白一块的硬布片。他们拨开竹子，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嗓子干得冒烟，喘出来的粗气都是干燥的。

走出竹林，在竹林与树林的分界处，出现了森林中少有的空地。他们扑倒在草地上，浑身瘫软，身体的各部一旦松弛，强烈的饥渴感渐渐上升。已经忘记了是什么时候吃过、喝过，项威找出仅有的半块干粮给南天星，他摇头拒绝，项威把干粮硬塞给他，起身去找水。他返回竹林，用匕首砍断竹子，竹节底部有一汪清冽的水，他把水倒进水壶，砍倒十几根竹子后，竟积了小半壶水。

有了水，就有了生命的活力，他们分吃着干粮，几口清水下喉，浑身顿时舒坦许多。南天星疲倦地躺在草地上，一会便甜甜睡去。项威摘下一片芭蕉叶盖在他脸上，为他遮住耀眼的阳光。在这种时刻，跟他说这种与战争毫无关系的事情，他会作出何种反应？或许，他会在暴怒之下干出种种不堪设想的事来，有时，心灵的刺激比肉体的痛苦更折磨人，其后果更严重。项威开始改变自己的初衷。

咳！都是那次旅行播下的烦恼种子，项威的思绪又开始痛苦地折磨自己……

四

列车在暗夜中穿行，凉丝丝的夜风把窗外的细雨送进车厢，落在黎露熟睡的脸上，她醒了，

从茶几上抬起头，甩掉发丝上的雨水，站起来关窗门，她使劲往下拉着，窗仍然卡在上面不下来。项威起身帮忙。窗门关

上，微笑从各自脸上传给对方。

微笑也往往是沟通感情的桥梁。项威和黎露开始坦然交谈。项威仿佛在黎露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见到了军营这个男人王国中所完全没有的东西。

一阵凉风，掀起南天星脸上的芭蕉叶，瞬间，明朗的草地变得灰暗，空气铅般凝重，急雨敲打树叶发出的“噗噗”声由远而近，倾盆大雨兜头而下，抽打在两人身上。不远处，炸雷伴着耀眼金光将一棵大榕树劈开，湿漉漉的焦糊味穿过雨帘，直扑进他们的鼻孔。雨中，两人直挺挺地背抵背坐着，让雨水冲涤身上积淀已久的污垢。南天星将那块芭蕉叶裹住腿上的伤口，但水还是顺着腿流下来，渗透了纱布，已经麻木的伤口又火辣辣的。一个可怕的预感使他一颤，被冷水淋过的伤口，很可能导致败血症。那样，还有回到祖国去的希望吗？他“腾”地拄着枪站起来，大声命令项威：

“出发！”

猛烈的热带雨，来得猛烈，去得迅速，十几分钟后，雨骤然间停了，林子明亮了。

项威重新架着南天星，走进森林。进入森林后，两人默默地跋涉，向着同一目标。经过短暂的休息，空腹里补上了一点粮食，生命的活力旺盛多了，喘息也不如先前急促了。项威不无自信地说：“走出这座该死的森林，就能找到回国的路。”

“你知道？”南天星平静地反问。

项威回过头，发现南天星用柔和的目光看自己，他心里一惊，这是第一次见到南天星对他流露这种眼光。他接着说：“连长肯定会带人寻找我们，说不定正在哪个地方给我们发信号哩！唉！可惜我们的电台打坏了。”

南天星没吭声，他心里打了个颤，出发前为“小耗子”的事发生争执的场面浮向眼前，连长的话重新敲打着他的心弦。这位

曾经被自己尊敬过也嫉恨过的连长，听到返回的人汇报后，会作出何种反应呢？南天星脑海里迭印出一连串的遐想场面。

这位自己倾心崇拜过的连长，是从什么时候令我转为嫉恨甚至厌恶的呢？

南天星从步校分到侦察连，对长自己四年军龄的连长产生很大兴趣，而这兴趣又多半取决于连长的光荣历史。七九年那场还击战中，连长曾一人徒手撂倒五个越南兵，立一等功，火线晋升为连长。而自己那时入伍三个月，只是一个三等功。给这样的好汉当配角，值。另外，他心里还有一个小九九，跟他一起或许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更有利。

连长来自大别山区，生就一副山里人特有的矮墩体魄和朴实本性，比南天星低一头的个子，黝黑脸膛，罗圈短腿。总是乐融融地对你笑着，让你联想到大庙里的欢喜罗汉。南天星忠实地跟着连长，在连队，一高一矮，一唱一和，军事训练顶呱呱，连队两年被评为标兵连队。

可是两年过去了，连长还是连长，南天星仍是他的配角。这原因再简单不过，连长超过了晋升年龄，而且初中没毕业。加上他经常耍一点瞒天过海的花板眼，搞些令战士们高兴而上面恼火的事。连长升迁无望，眼看要过而立之年，就打起转业的主意，转业报告抄得工工整整递上去。报告退回了，头上戴了一顶“能升官就干，不能升官就转”的帽子。连长泄气了，变得懒散松懈。高兴了，他就煞有介事地闹腾一阵，连队也跟着热乎。不高兴时，天塌下来他也听之任之。

开始，南天星倒是兴奋了一阵子。连长不管事，军事训练自然全该他抓了。后来，侦察处抽他帮助工作，两个月后，处长有意留他做一名参谋，仍是副连职。他不干，那里文件太多、报告太多、材料太多、应酬太多，完全不符合他喜欢冲锋陷阵的脾味，他要回连队。不过，他这样卖力地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